

平常朴素尽美感 黄昏时候见到老树，他刚开完一个冗长的会议，风风火火地赶回办公室，把方桌上散落的纸笔收拢起来，腾出一块地儿，泡上茶点上烟，侃侃而谈。

老树是典型的山东汉子，魁梧、粗犷、豪气、爽利。看过老树的画的人，见到他真人时都有些不适应：“哎哟，你怎么长这样？”

这是因为老树的画里经常出现一个长衫书生，清清淡淡，瘦了吧唧，懒懒散散，四处晃荡——倚在树边，徘徊在花前，立在野地里，吃茶喝酒逗猫。

这是老树的纸上符号，跟他真人形象相差甚远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别看长得块头大，像个杀猪的，其实内心心思很细腻。

老树性子急，有种江湖侠气，看不顺眼的事就要骂上几句，但他喜欢闲淡平和的趣味，不喜欢轰轰烈烈的

东西。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汪曾祺，写毕业论文时去拜访老先生，听老先生讲故事，讲自己在故宫看大门，一个人坐在午门，万籁俱寂。老树就特别喜欢这个。

他的诗画里也是这个味道。前几日他在微博发了一张落花图，配上“倦鸟栖枝头，美人在西楼。闲花落深院，无人说闲愁”的诗。那是有一年在苏州，在一个园子里，老树走着走着走错了路了，到了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，全是青苔，铺了一地的落花，他站在那里看了半天。

老树喜欢画花，各种各样的，有名字的，没名字的，“春天里的花，夏日里的花，秋风里的花”，开在“秋天的晨光里，旷野的露水里，清蓝的梦境里”。

“一阵一阵的，上来一阵就画。比如大冬天的，老画水墨，光秃秃的，哎，画点花儿自个儿心情好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。”老树说。

老树本职教书的，业余画画的。

老树，本职教书的，业余画画的。老树本名刘树勇，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的教授，山东临朐人。2011年，他开始把自己的画发到微博上，本意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，结果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看客。人们喜欢老树的画，因为他的画悠远、闲淡、恣意、超然，闲来看上几幅，能冲淡现代社会带来的焦躁和抑郁。而老树，也通过写写画画，让自己做了一个闲梦，在梦里穿起长衫，看花吃酒，逍遥人生。

老树就是这么率性。办公室的一面墙前摆着一个花瓶，插着杏花枝子。老树说这是清明的时候，在路边看到一破树枝子挺好看，就掐来插上了。一开始还有花骨朵，开完了就成了光秃秃的样子，但是感觉开完比开的时候还好看！

画完花儿还有树，画完树还有月亮，画完月亮还有无尽的山河。世间种种入画，万般情意都在这些景里。

“待到春风吹起，我扛花去看你。说尽千般不是，有

意总在心里。”平常朴素却有挥之不去的美感。老树说，他想营造一种上古的情境，像诗经里的写法，自然而然的，就是风雅！



### 嬉笑怒骂皆入画

老树的诗画里有许多“古意”，但是现代人却不觉隔阂，反觉亲切。山山水水，花花草草，离着现实有点近，有点远。其实，这些都是他的生活经验，不是从唐诗宋词里窃取的死物件。

老树1979年从山东临朐的村子里走出来，去大城市里上大学。几十年的城市生活后，返身观看，那些小时候觉得稀松平常的情境，有着不一样的光影。

老树还记得小学时候在祠堂里上课，一到春天，墨水瓶用光了之后，小孩子就掐一枝花插在里面，搁在窗台上。全班同学都掐，摆的两侧窗台都是花，屋子里黑黢黢的，里面又没点灯，花在窗台上就特别明艳。老师夸奖了某朵花好看，其他同学就使劲，第二天去找更好的花来插，窗台上的花能延续一个多月。每年都这样，直到找不到花了，才陆续地没了。

“现在想想，我靠，多风雅啊。那个时候就莫名其妙，也搞不清楚原因。”老树说，多年后他才品味出这里面的雅致。后来他做了张画，画的是形状各异的瓶子里面插着各式野花，并配上了首打油诗：“犹记小学在破庙，同学折花去报到，一溜瓶花摆窗台，先生上课总在笑。”

这样的片段很多，截取出来就是一个小品。老树老家院子里种着竹子，长得老高，过年的时候把竹子砍了，分给乡亲们，插在屋子里。送竹子的时候就得扛着，翻过山越过岭。他把这个场景也画了

下来：“今年回来拜亲友，扛竹送往好人家。”

老树拿起笔，画山石，画草木，这些大多是他早年熟悉的景物。山怎么转过去的，云怎么腾起来的，他都记得。“小时候淘气，爸妈揍你两巴掌，跑了，躲到山中的洞里，看着云起来了，雨下来了，想哭吧，又不好意思。”老树回忆，“这是经验啊，切身的东西，特别不一样。”

除了景，还有情。“高兴的时候就画高兴的，不高兴的时候就画不高兴的。”这是老树的创作原则。

老树喜欢写大白话的诗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无聊了，他就“起床喝杯开水，阳台自弹自唱”。感觉还是无聊，下楼溜达一趟；太忙了，就“踩着满地黄叶，独自看青山”；生气了，就骂几句：“江湖风正飘摇，奴才王八真不少。特么你还能怎样？一小时半会儿死不了！”

“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一会儿不高兴，一会儿累了，一会儿又乐得屁颠屁颠的，这就是人生的经验，这就是人性的一致。”老树说。

老树平时偶然遇上个展览，就看看，但是感觉那些画跟他没关系。“说句最难听的话，那些画没有打动我，没有情，在经验上也让别人没有代入感，进不去。”老树画画纯粹是为自己画，让自己高兴，而这反倒也让人高兴了。

“跟自己都没关系的画，别人怎么能感觉到跟他有关系呢？”老树说。

很多人看老树的画，读老树的诗，觉得特别能缓解焦虑，看一眼，瞬间就安静下来了。

老树也说，自己特别喜欢静，“现在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、焦躁的、王八蛋的时代，每个人都需要静一静，每个人都有烦躁的时候。”

其实老树并不是超然脱俗的仙人，他也活在世俗里。他在大学里当系主任，管着一堆老师和学生。老树画里老是说自己忙，那是真忙。设计系刚成立没几年，行政事务多，他要到处协调，要钱要人，为系里的老师争取利益。“得做啊，得找钱，得给他们出版著作。”老树说。

这样的日子他不喜欢，但是他是仗义的人，而且有兄弟情义在里面，“答应了，就要认真弄，就得尽职尽责。”

老树其实挺愤世嫉俗，他不爱看别人的脸色，看不惯周围人虚伪的嘴脸。他不高兴了就骂骂咧咧，“我无所谓，去你妈的，无欲则刚，先痛快再说。”

他有种文人的风骨，不爱去贴当官的、有钱的。用他的话说，这些人跟自己又没关系，何必求着，何必畏惧。有一次老家的学校邀请他回校参加活动，老树一看，邀请函上写着处级以上才能参加云云，他直接摆手：不去，就是看不惯这种做派。

“人一辈子这么短暂，窝窝囊囊的干啥啊？”老树说，“老看别人脸色，等于你没活过。”

来来往往，都是江湖。聊天的时候，老树喜欢说“江湖”这个词，“江湖嘛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事都

计较，但这无所谓呀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不想在乎。”

但是老树也有自己的纠结和想不开。他的画里不光有闲山野水，偶尔也有绝望和彷徨。在他最初的微博画作里，有这么一张画，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白衣书生，被树枝子紧紧缠绕着，老树写道：“纠结=百爪挠心=死活想不明白=解不开锁子=？”

现实里的烦恼太多了，纷纷扰扰，钱和权的社会，老树在这里活得不自在。所以他用画画写诗来超脱。“逃避现实是我唯一的内心现实。”老树说，“现实够麻烦的了，在现实中当你再烦也得硬着头皮去做事，因为你躲不开啊！但你可以在梦里，在写作的时候、画画的时候，躲进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去歇一歇喘口气。”

所以老树写：“溪水一旁，住两间房，拥几册书，有些余粮。青山在远，秋风欲狂。世间破事，去他个娘。”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老树的心情特别安静，感觉特别美好，自己走进去了，看到了，然后回来画成一张画。而读者通过这张画，也被带了进去，感受到那种美好，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虽然这种美好有点虚幻，有点遥远，但这就是一个寄托，一时得不到，还不兴人想想吗！

所以老树还在江湖中混迹，偶尔回老家的深山里转转，做做梦。“梦里春风吹起来，那些花儿都开了。我就徘徊在花下，你说那该有多好。”他想象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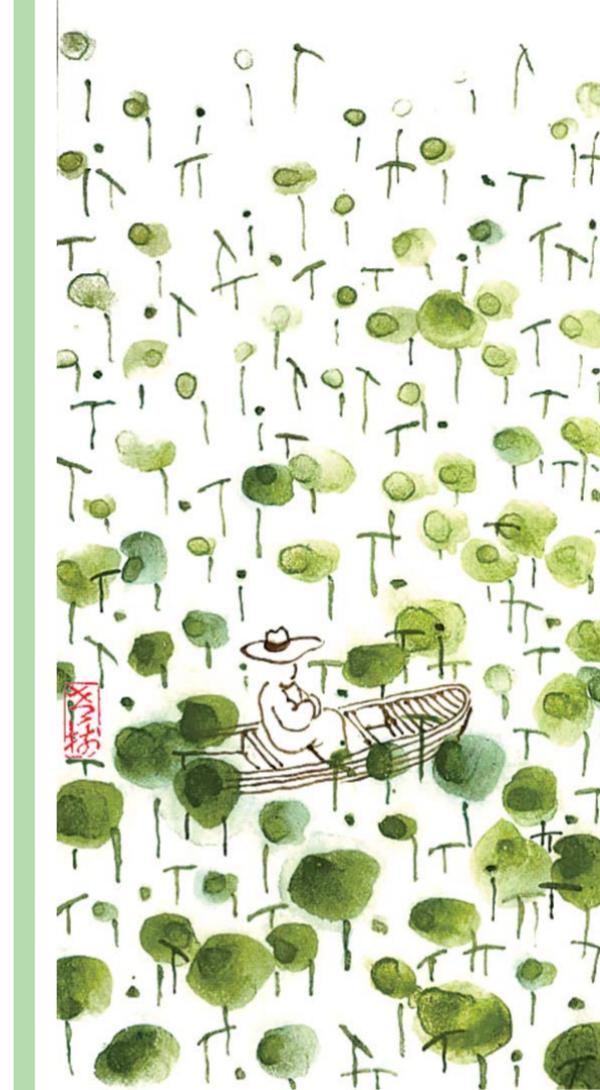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就想自己在一个无人知道的世界当中梦游，自言自语。这不好吗？”老树说。

# 心存一个闲梦，其它随了秋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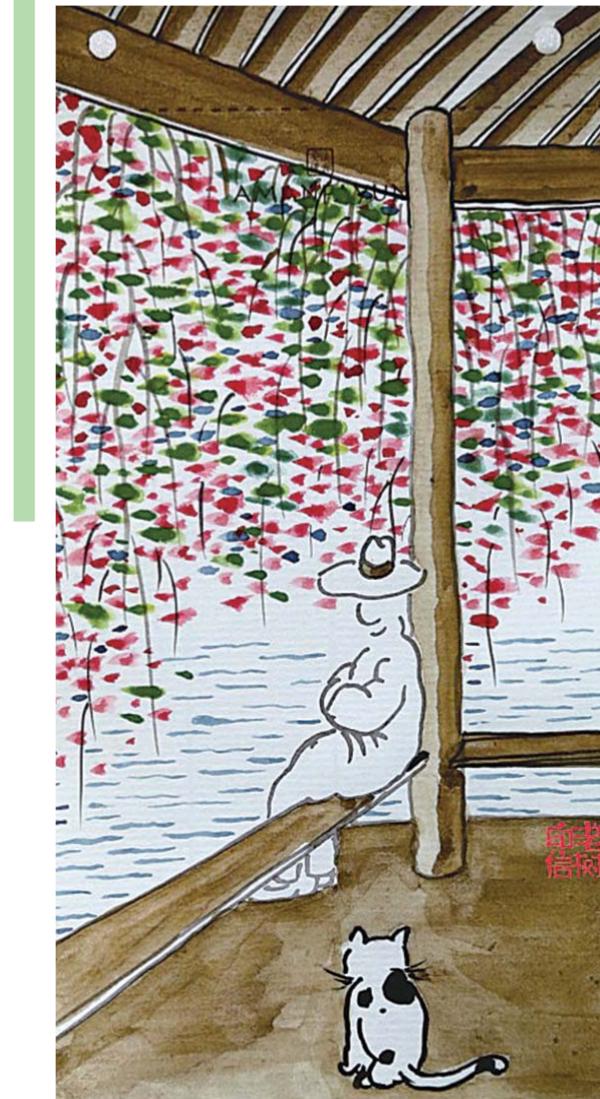
老树画画：



花去待到春风吹起，我有意总在心里。总不是，扛花者去花香。



江湖千里万里，那个世事，只饮取一瓢。



不屑与世相争，平然淡泊此生。心存一个闲梦，其它随了秋风。

## 老树说画画： 自由的笔墨 诚恳的表达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采访整理

老树从2007年开始这么画画，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。虽然他自称是个业余画家，但是他对绘画有很深刻的理解。立足自身经验，用自由的笔墨，做诚恳的表达，这就是他的领悟。

齐鲁晚报：请谈谈您画画的经历。

老树：其实我是1979年上大学才开始画画的。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村里，那个年代农村几乎什么都见不到，我看到最多的是“忆苦思甜大批判”的展览，但也挺好玩的，后来还挺受启发的，领悟到那种大众传播的样式，直白，画面得让人看懂。

后来，因为生活琐事，对画画这件事儿有点儿灰心冷了。1986年正式放下画笔，很少正经画画了，就是给杂志画插图，养家糊口。到2007年，才重新开始画。

当时画画也没那么大的企图。后来遇上动车事件（2011年的“7·23”甬温线动车事故），我看大家都义愤填膺，就开始画，画了几张，开了微博发上去。那个时候画了一阵时事性的东西，现在画得少了。我是想沉淀一段时间，比如今年发生了哪些大事，就准备到时候画一批，然后装成长卷。

我的画主要是三种：民国人民、花鸟、时事。人物接近民国趣味，花卉反而接近诗经的感觉，比较早一点的，我喜欢诗经的那种朴素，太美好了，不留任何痕迹的感觉，特别好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画里常出现一个长衫书生，他是如何创作出来的？

老树：2007年一开始画画就这样。画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长衫人物。我喜欢民国趣味，更远的东西是古代人的感觉，今人我也不喜欢太贴近现实。人肯定要落到现实里，但是要离开现实一点点，所以在视觉符号传达上，就要拿捏远近，太近没有想象空间，站不开。

当时做民国研究，满脑子都是照片，整理几万张。我觉得民国的气息特别舒服，清新健朗，东西融合得特别好，不像后来那么刻意。自然就有了那个感觉，既不当代，又不腐朽，是找了一个中间的尺度。

这是我一开始无意中画的，但是后来觉得这个符号选择得非常合适，他是我，他也可以是一切。绘画是视觉的东西，这个符号是属于我的辨识度。当这个符号靠在树下，一会儿喝酒，一会儿喝茶，一会儿吃茶，一会儿扯淡，出现有一定频率的时候，大家就对他有一定的记忆，一定的辨识，比较好说话。事实上他就成了一个词语，可以自由运用，可以跟这个组合，可以跟那个组合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创作灵感来自何处？

老树：我画的很多都是记忆和回忆，是自己的生活经验、乡村生活经验，对于理解中国的山水画非常重要。中国的山水画，包括诗文的情境，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。现在都出去写生，去农村等，我经常跟学生说，“再写也是生的，也写不熟。”你对着对象画，画得再好，也不能深入它的趣味和判断。农村的经验，挖中药、打猪草等，跟你用城市生活经验去观看的东西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
别人的画都是对象，没有那么多趣味，大家努力在装，努力在学，没用的，为什么？经验没了，就是那种时代不存在了。

1984年的时候我去黄山，在北海，那里全是松树，我就在路边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听松涛，呜呜地响，松树真高啊，有月亮，从松阵里面照到地上，一会儿屁股底下滑了，那个叫山控，不是泉，但是有水。我立刻想起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这两句诗。古人写诗可能就是写实，就是眼前的一点经验。没有经验，靠想象力去创作，写出来的东西是很做作的。

齐鲁晚报：您如何看待自身与社会、创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？

老树：我曾经说过，开微博就像光着屁股，后面站满了人，对着你指指点点的。其实我不在乎这个。江湖里什么人都有，有人觉得好，有人觉得恶心，这都很正常。还有的人说太像丰子恺了，这没法解释。

我希望所有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，关心自己情绪的变化，遇到什么东西，就用很自由的笔墨来很诚恳地表达。

其实当代艺术跟老百姓没多大关系。要真正跟大众形成正常的交流，得让大众都能看懂。所以我的画一是必须得配诗，画带不进来的，诗都能带进来。二是要有代入感。我的画让很多人喜欢，他们说你画得对啊，好像就是给他画的一样。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是画我自己。但是我也画，他也是人，人性上的共同性，就能把人带入进来。